

“诗豪”刘禹锡与南京缘分很深，他的《金陵五题》《金陵怀古》等诗直接以金陵为题，写南京的六朝兴废之事，是金陵怀古诗的杰出代表作。

刘禹锡另有一首《西塞山怀古》，同样写发生在南京的六朝往事，但诗名中熟悉又陌生的“西塞山”却令人神思遐想，颇为费解。

现代快报+记者 白雁 王子扬/文 苏蕊/摄



扫码关注
江苏文脉公众号

刘禹锡笔下的西塞山在哪

刘禹锡《西塞山怀古》写三国大结局

中国古人喜欢以山入诗词，诗词中所记诸山，“西塞山”可谓大名鼎鼎。以西塞山入诗词，最著名的要数唐人张志和《渔歌子》：

西塞山前白鹭飞，桃花流水鳜鱼肥。

青箬笠，绿蓑衣，斜风细雨不须归。

这首词作因被选入部编版小学教材，近几十年来广为流传。作者笔下清丽明快的春天景象，诗意无限，可亲可爱，宛如世外桃源，惹无数人向往。

唐人刘禹锡《西塞山怀古》一诗，则直接以西塞山为题，这首诗虽然在知名度上逊于张志和《渔歌子》，但因为话本小说《三国演义》的广而告之，也有可观的知名度。

小说《三国演义》第一百二十回大结局，吴主孙皓“舆榇自缚，率诸文武，诣王濬军前归降。濬释其缚，以王礼待之。唐人有诗叹曰：西晋楼船下益州，金陵王气黯然收。千寻铁索沉江底，一片降旗出石头。人世几回伤往事，山形依旧枕寒流。今逢四海为家日，故垒萧萧芦荻秋。”

明代小说家罗贯中，揣着向唐代诗人刘禹锡致敬的一颗心，写下了上面这段文字。文中这位不具名的“唐人”，指的正是刘禹锡。

在一些通行的唐诗选本里，刘禹锡《西塞山怀古》与《三国演义》所记略有不同：

王濬楼船下益州，金陵王气黯然收。

千寻铁锁沉江底，一片降幡出石头。

人世几回伤往事，山形依旧枕寒流。

今逢四海为家日，故垒萧萧芦荻秋。

虽然因流传路径不同，《西塞山怀古》不同版本文字略有出入，但并不影响后人对诗歌的理解。

《西塞山怀古》是一首典型的凭吊怀古之作，刘禹锡游历西塞山，想起发生在这里的一段三国旧事。

西晋太康元年(280)，晋益州刺史王濬受诏伐吴，统兵发自成都，沿江而下直取吴都建业。为了阻挡晋军，吴建平太守吾彦命人在江中设置拦江铁索，又暗置铁锥。

情报工作领先的晋军，早有准备。王濬提前命人做好几十个大木筏，每个有方百余步大，筏上扎着草人，身穿铠甲，手执兵器。王濬命令善水的士兵乘筏先行，铁锥刺到木筏上都被筏带走。王濬又命人制作长且粗的火炬，灌上麻油，放在船前，遇到吴人的拦江铁锁，就点起火炬，将铁锁熔化烧断。

晋军战船一路通行无阻，所向披靡，“濬自发蜀，兵不血刃，攻无坚城，夏口、武昌，无不相抗。于是顺流鼓棹，径造三山。”

三山位于吴都建业附近的长江边，晋军至此，大局已定。吴主孙皓派遣游击将军张象率水军抵御王濬，做最后的挣扎。张象望见晋军旗帜而投降，孙皓于是效仿已经归晋的蜀汉后主刘婵，出石头城向王濬上表归降。

太康元年(280)四月，王濬进入石头城。

至此，曹魏、蜀汉、孙吴三家归晋，大一统王朝再次开启。

“千寻铁锁沉江底”可能无关西塞山

在古代诗词中屡屡出现的“西塞山”，并非一个专有地名。西，西方；塞，要塞。西塞山，顾名思义，西边有要塞的山。

湖北黄石的西塞山，因地势险要，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，在史书中多有记载。唐人《元和郡县图志》记载：“西塞山，在(武昌)县东八十五里。竦峭临江。”宋人王象之《舆地纪胜》中记载：“西塞山，在大治县东五十里。”

这两处记载里的西塞山，尽管因为不同的区划调整而行政归属不同，但都指向今天湖北黄石的西塞山。

张志和《渔歌子》中的西塞山，长期被认为是今湖北黄石的西塞山。实际上，历来有人怀疑此西塞非彼西塞，因为从有迹可循的史书记载来看，张志和的行踪并没有到达今湖北黄石的西塞山。

与张志和密切相关的“西塞山”，位于今浙江湖州境内。《新唐书》记载，张志和晚年退隐湖州，和时任湖州刺史颜真卿颇有交往：“颜真卿为湖州刺史，值志和来谒，真卿以舟敝漏，请更之，志和曰：‘愿为浮家泛宅，往来苕(tiáo)、霅(zhà)间。’苕，苕溪；霅，霅溪，两水皆在湖州境内。

这首充满隐逸风情的《渔歌子》，正是创作于张志和隐居湖州西塞山时期。

刘禹锡《西塞山怀古》中的西塞山，也长期被认为是黄石的西塞山。清人蘅塘退士所编《唐诗三百首》收录刘禹锡《西塞山怀古》，清人章燮注引明人《广舆记》：“(西塞)山在武昌府大治县，孙策击黄祖于此。”由于《唐诗三百首》影响甚广，因此刘禹锡笔下的西塞山在大治县东，即今湖北黄石境内的说法也被广泛接受。

结合刘禹锡生平事迹，通常认为，《西塞山怀古》写于长庆四年(824)。当年秋，刘禹锡由夔(kuí)州(今重庆奉节)调任和州(今安徽和县)，经岷江，过洞庭，历夏口(今湖北武汉境内)，涉浔阳而东，沿水路抵达和州。《西塞山怀古》便是他经过西塞山时的怀古凭吊之作。

由于刘禹锡《西塞山怀古》，黄石西塞山一直被认为是吴人“千寻铁索沉江底”之处。但实际上，吴人的铁索究竟沉于何处，在唐代及以前的史书中并无明确记载。倒是南北朝诗人庾信《奉和泛江诗》中写到此事：

春江下白帝，画舸向黄牛。
锦缆回沙碛，兰桡避荻洲。
湿花随水泛，空巢逐树流。
建平船舱下，荆门战舰浮。
岸社多乔木，山城足迥楼。
日落江风静，龙吟回上游。

庾信在南梁元帝时期，任右卫将军、封武康县侯，跟随元帝在江陵(今湖北荆州)，后奉命渡江出使西魏，并被留在长安。这首



清凉山一景

诗即是渡江北上时所作，诗中“建平船舱(shāng)下，荆门战舰浮”即指当年吴人铁索沉江拦截西晋战船的旧事。

从庾信诗中看，“千寻铁索沉江底”并非发生在今黄石附近江面，而是在建平至荆门之间，即今湖北宜昌至荆门之间，这也应该是当时人们普遍认可的地点。其时距离晋灭吴仅200多年，对“铁索沉江”地的指认，应该相当可靠。

南京也有一座西塞山，西临大江可听潮

刘禹锡笔下的西塞山到底在哪里？明人顾璘《登清涼寺后西塞山亭四首》提供了一种更为可靠的答案。

顾璘是长洲(今江苏苏州)人，明代嘉靖年间以南京刑部尚书之职致仕，他自幼长居南京，对南京人文地理极为熟悉。顾璘以诗著称于时，与刘元瑞、徐祯卿并称“江东三才”，又与陈沂、王韦、朱应登并称“金陵四大家”。顾璘有《登清涼寺后西塞山亭四首》，极写登临西塞山亭所见之景。其中一首为：

霄汉秋高烟雾开，旧京西望一登台。
皇居迥映钟陵起，海水遥吞鹊镇来。
半岭颠风频落帽，孤亭斜日更衔杯。
乾坤转盼皆陈迹，况复浮生长白催。

诗中“旧京”“皇居”“钟陵”都指明诗的写作地点是位于南京城西清涼寺后的西塞山亭。

活跃于明万历年间的江宁人(今南京)顾起元在《说略》中，直接点明金陵“西塞”的具体位置：“有三西塞，一在金陵，一在雪川，一在武昌。”在金陵者，乃石城西北之处。在雪川者，张志和所称愿为浮家泛宅往来苕霅间者也。在武昌者，乃曹武成王用师之城，今黄州上有西塞山是也。

结合刘禹锡生平事迹，通常认为，《西塞山怀古》写于长庆四年(824)。当年秋，刘禹锡由夔(kuí)州(今重庆奉节)调任和州(今安徽和县)，经岷江，过洞庭，历夏口(今湖北武汉境内)，涉浔阳而东，沿水路抵达和州。《西塞山怀古》便是他经过西塞山时的怀古凭吊之作。

由于刘禹锡《西塞山怀古》，黄石西塞山一直被认为是吴人“千寻铁索沉江底”之处。但实际上，吴人的铁索究竟沉于何处，在唐代及以前的史书中并无明确记载。倒是南北朝诗人庾信《奉和泛江诗》中写到此事：

春江下白帝，画舸向黄牛。
锦缆回沙碛，兰桡避荻洲。
湿花随水泛，空巢逐树流。
建平船舱下，荆门战舰浮。
岸社多乔木，山城足迥楼。
日落江风静，龙吟回上游。

庾信在南梁元帝时期，任右卫将军、封武康县侯，跟随元帝在江陵(今湖北荆州)，后奉命渡江出使西魏，并被留在长安。这首

称：“西塞山凡两处，一在金陵，刘梦得《西塞山怀古》所云‘王濬楼船下益州，金陵王气黯然收’是也。一在吴兴，张志和《渔歌》所云‘西塞山边白鹭飞，桃花流水鳜鱼肥’是也。此卷山川平远，渔家翁媪童稚与夫罟网、渔船、鸣榔之类，骈集光景在苕溪溪间，其为吴兴西塞山无疑矣！”

清《同治上江两县志》记载：“其(清涼山)巅为翠微亭，即南唐清涼台故址”。清涼山即六朝时期的石头山，又称石头城、石城，南唐时因山上建清涼道场而得名清涼山。清代人所见的清涼山巅，地势旷远，可以骑马，在山巅西望，可见城外江中船帆，再远处隐约可见江北诸山拱若屏障。

很显然，在明清时期的南京地方文献资料与文人诗文中，南京西塞山的位置已有定论。而在明代之前，宋人何溪文所编《竹庄诗话》，就径直将刘禹锡《西塞山怀古》题为《金陵怀古》。宋人祝穆《方輿勝覽》也将刘禹锡《西塞山怀古》题为《金陵怀古》，该书“亭台”条目还收录了建康府(今南京)翠微亭：“在城西五里清涼山顶，南唐建。林君复诗：‘亭在江干寺，清涼更翠微。’”这个记载与《同治上江两县志》的记载是吻合的。

其实，清人所见清涼山，已迥异于唐时刘禹锡所见石头城。

刘禹锡于长庆四年(824)自夔州赴和州，所走正是当年王濬大军出蜀伐吴的路线，以后又游历金陵，对六朝往事更多感慨。他写有多首金陵主题的怀古诗，其中《金陵五题》之《石头城》堪称对唐时石头旧城的绝佳写实之作：

山围故国周遭在，潮打空城寂寞回。

淮水东边旧时月，夜深还过女墙来。

古时秦淮河在石头城下汇入长江，至唐朝石头城下仍有长江，因此在石头城上可听见江潮拍岸。这首诗中所写山川景物，完全可以代入《西塞山怀古》。

宋元以后长江西移，逐渐远离石头城，秦淮河入江口也向西向北迁移。到了清代，虽然长江已经远离清涼山，但因为视野空旷，站在山顶仍旧可见远处的江水。进入现代，城西干道南北向截断清涼山，干道以东保留清涼山的名字，干道以西秦淮河畔以石头城为名。曾经的“西塞山”“西塞亭”“翠微亭”之名，则彻底消失了。

刘禹锡另有《金陵怀古》诗：

潮满冶城渚，日斜征虏亭。

蔡洲新草绿，幕府旧烟青。

兴废由人事，山川空地形。

后庭花一曲，幽怨不堪听。

诗中“兴废由人事，山川空地形”句，与《西塞山怀古》“人世几回伤往事，山形依旧枕寒流”句，皆是对南京六朝兴亡之叹，感怀几无二致。

推荐阅读

《江苏文库研究
编·江苏历代文化名
人传·刘禹锡》



沈德潜《西塞山渔社》图卷题文

清代苏州人沈德潜也指明南京有西塞山，他为宋人《西塞山渔社》图卷所撰题文